



苏轼一生多少次过高邮

□ 翟荣明

北宋大文豪苏轼一生在今江苏的行程,有19次是经由运河。据《东坡全集》及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》等资料,笔者初步统计,苏轼曾先后十二次过高邮,谨略述如下:

治平三年(1066)四月二十五日,58岁的苏洵在汴京去世。六月,苏轼、苏辙兄弟扶苏洵棺柩离开汴京,全程舟行,历汴河、淮水、运河,经高邮,至长江溯流而上,返故乡眉山守制。这是苏轼首过高邮。

第二次,熙宁四年(1071)七月,苏轼由汴京赴任杭州通判,沿运河南下,十月过高邮,扬州知州钱公辅挽留苏轼,苏轼首过平山堂。

熙宁七年(1074)十一月末,苏轼由杭州移知密州。秦观事先模仿苏轼笔意,在苏轼必到的维扬一山寺留题壁诗一首。苏轼见后大惊。时扬州知州王居卿设宴于平山堂,留苏轼数日。后苏继续北上,停高邮,吊同年进士高邮人邵迎(字茂诚)之丧,并为邵迎的诗文集作序,略曰:“茂诚出其诗数百篇,余读之弥月不厌,其文清和妙丽,如晋宋间人;而诗尤可爱,咀嚼有味,杂以江左唐人之风。”时孙觉因祖母去世,从庐州知州任上解职回乡守制。苏孙二人在邮相会,孙向苏出示秦观所作诗词数百篇。苏恍然大悟,道:“向书壁者,岂此郎耶!”这是苏轼第三次过高邮,也是苏轼第一次在高邮逗留。

第四次,元丰二年(1079)三月初,苏轼自徐州经运河往湖州赴任,四月初,经停高邮。时秦观正打算去会稽叔父秦定处省亲,诗僧道潜(即参寥)亦在邮,二人遂搭乘苏轼官船南下。扬州知州鲜于侁于平山堂,宴请苏轼,苏轼有《西江月·三过平山堂下》词云:“三过平山堂下,半生弹指声中。十年不见老仙翁,壁上龙蛇飞动。欲吊文章太守,仍歌杨柳春风。休言万事转头空,未转头时皆梦。”五月,秦观赴越,道潜赴杭,三人在吴兴依依惜别。是年七月十八日,“乌台诗

案”案发,苏轼被押往御史台监狱,五个月后方出狱。这是苏轼第二次在高邮停留。

元丰七年四月七日,苏轼别黄州,量移汝州,与道潜、陈慥等同舟东下。八月,苏轼与秦观、滕元发、许遵会于金山,后秦观回高邮。九月,苏轼写信向王安石推介秦观,王称秦诗似鲍谢。十月,苏轼奏乞居常州,作《秦少游真赞》:“以君为将仕也,其服野,其行方;以君为将隐也,其言文,其神昌。置而不求君不即,即而求之君不藏。以为将仕、将隐者,皆不知君者也。盖将挈所有而乘所遇,以游于世,而卒反于其乡者乎?”十一月中旬,苏轼与杜介到高邮再会秦观。苏轼北行,秦观送行,冬至日,渡淮水,到达山阳县界后,秦观才依依不舍地回邮。苏轼在邮,对高邮画工陈直躬画雁之作赞不绝口,作《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》诗,其一云:“野雁见人时,未起意先改。君从何处看,得此无人态?无乃槁木形,人禽两自在。北风振枯苇,微雪落璀璀。惨澹云水昏,晶荧沙砾碎。弋人恠何慕,一举渺江海。”传此行苏轼与孙觉、秦观、寓贤王巩聚首文游台,郡守为作“文游台”匾额,李公麟为作文游雅集图,留下了文游台这座承载高邮千年文脉的文化丰碑。这是苏轼第五次经高邮,也是其第三次在高邮逗留。

第六次,元丰八年三月,宋神宗诏许苏轼居常州。四月,在南都(今河南商丘)逗留的苏轼遂不再北赴汝州,转而沿运河南下,经高邮,五月二十二日到常州。

同年七月下旬,苏轼自常州赴任登州,八月二十九日,过邵伯斗野亭,晤斗野亭主人僧荣,次孙觉《题召伯斗野亭》诗韵云:“落帆谢公渚,日脚东西平。孤亭得小憩,暮景含余清。坐待斗与牛,错落挂南甍。老僧如夙昔,一笑意已倾。新诗出故人,旧事疑前身。吾生七往来,送老海上城。逢人辄自晒,得鱼不忍烹。似闻绩溪老,复

作东都行。小诗如秋菊,艳艳霜中明。过此感我言,长篇发春荣。”后沿运河经高邮北上,十月十五日到任登州。这是苏轼第七次过高邮,从其“吾生七往来”之句亦可证。

第八次,元祐四年(1089)四月,苏轼与儿子苏迨、苏迈、夫人王氏由汴京沿运河南下,赴任杭州知州。同行的还有秦观之弟秦觏,苏轼已收秦觏为弟子。六月上旬,经停高邮,苏轼与旧友知军赵昶相会,并为其“四达斋”作铭,其《铭》曰:“有藏于中,必谋于外。惟慢与谨,皆盗之诲。孰如此间,空洞无物。户牖阖开,廓焉四达。击去盗易,使无盗难。我无可攘,以守则完。赵侯无心,得法亦溪。四出其斋,以达民迷。”这也是苏轼第四次逗留高邮。

元祐六年三月上旬,苏轼与监税官苏坚等离开杭州,从运河前往汴京,约四月途经高邮,五月二十六日到汴京;七年二月末,苏轼由颍州赴任扬州知州,过濠、寿、楚、泗等州,经高邮,三月二十六日到任;同年八月末,苏轼由扬州北上,经高邮赴汴京任兵部尚书、充鹵簿使,兼侍读。这分别是苏轼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次过高邮。

第十二次,绍圣元年(1094)章惇任宰相后,以翟愿、张商英、周秩为谏官。高邮孙升被翟愿、张商英弹劾,由集贤院学士被削职居家。是年五月,苏轼由定州太守调任英州,过高邮时,作《过高邮寄孙孚尹》诗安慰孙升:“过淮风气清,一洗尘埃容。水木渐幽茂,菰蒲杂游龙。可怜夜合花,青枝散红茸。美人游不归,一笑当谁供。故园在何处,已偃手种松。我行忽迷路,归梦山千重。闻君有负郭,二顷收横从。卷野毕秋获,股床闻夜春。乐哉何所忧,社酒粥面醪。宦游岂不好,毋令到干钟。”这也是苏轼最后一次经高邮。

从公元1066年至1094年,苏轼从青年、壮年步入暮年。在这段近三十年南来北往的人生旅途中,他十二次经停高邮,其中有四次在高邮逗留。其与孙觉、秦观、秦觏、孙升、邵迎、陈直躬、赵昶等人的交游唱和,既让我们领略了这位伟大诗人超然物外、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,更成就了高邮历史文化的高光时刻,成就了高邮千年文脉的厚重绵长。

汪曾祺与杨花萝卜

□ 刘琪瑞

人。有一次,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,非要吃他亲自烧的菜。汪老给她做了几个菜,其中即有一道烧小萝卜,这位作家吃了赞不绝口,说台湾没有这种水萝卜。

据汪曾祺的女儿汪朝记述:她在工厂的同事到她家里来玩。汪老在厨房里忙活半天,端出来一盘蜂蜜蘸杨花萝卜,小萝卜削了皮,切成了滚刀块,上面插了牙签。结果同事们都没吃,汪朝抱怨他:“还不如削几个苹果

呢,小萝卜太不值钱了!”汪曾祺感到奇怪,说:“苹果有什么意思?这个多雅!”

杨花萝卜不仅是高邮的特产,也是南京、扬州、浙江嘉兴等地的春季时令蔬菜,因成熟期与杨树飞絮季节重合得名,其红皮白根,形如樱桃,又称樱桃萝卜。画家张大千曾创作《杨花萝卜》画作,题识“此江南人所谓杨花落(萝)也,甘脆不减袁家梨”。杨花萝卜典型的吃法就是生食,整颗萝卜蘸土蜂蜜,又甜又脆,极为爽口。

汪老拿他以为最美最雅的滚刀蜂蜜小萝卜,来招待女儿的同事。年轻人却不理解,轻贱不食,辜负了汪老一片心意,事后一定很后悔。

踏春去

□ 孙晓玲

呢!”

月上东山,李大妈进入了梦乡。大皇宫、鱼尾狮像、石油双塔等景点,电影镜头般闪过。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”,优美的旋律,蓝天白云,摩擦擦的鼓点,大摆裙,少女心立即膨胀起来,跳啊、转啊、唱啊、笑啊、跑啊,先生举着手机,不停地追着李大妈……

“哎,老美女,起来啦,时候不早啦了!”先生拍了拍李大妈。

李大妈迷迷糊糊看手机,才六点半。“快点准备,马上出发。”先生拉开窗帘,“丝巾、墨镜、帽子,都带着哦!”

“飞机票还没有订呢,怎么走?”李大妈一脸疑惑。

“不用订。”

“不用订?尽说胡话!”

“新华园小区、马棚度假村、泰山庙,简称‘新马泰’,还要订飞机票吗?新华园小区——改造一新,美;马棚度假村——直通东海龙宫,奇;泰山庙——苏东坡、秦观等四贤聚会的地方,雅。公交车一坐,或者电瓶车一骑,高邮任我游。明天去孟城驛——邮驿的活化石,明清运河故道——世界文化遗产,还有唐代镇国寺塔……对了,今年是马年,再去看看马饮塘、马头庄、马棚巷、骡马巷、御码头。”

“啊?这么个‘新马泰’啊。这就叫出去啊?你忽悠我!”

“全国历史文化名城、全国文明城市,‘好事成双在高邮’。先看看我们美丽的家乡,再由近及远。”

“你真是好佬!行,踏春去!”李大妈转气为笑。

春天里的汪曾祺

□ 程宏斌

若要在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花园里,为春天寻一位最贴心的代言人,我定会投汪曾祺先生一票。这不是说他的文字如何浓墨重彩地描绘过春光的绚烂——恰恰相反,他的笔墨总是淡淡的,宛如江南烟雨里的青砖黛瓦马头墙、水墨画里几笔写意的远山。然而,不知为何,每逢春回大地,当第一缕带着水汽的暖风拂过脸颊,当第一茬春韭割下,当菜市场里摆满了沾着露水的荠菜与香椿头,我总会想起这位可爱的老头儿。仿佛春天不在别处,就藏在他的文字里,等着被我们一页页地翻开、唤醒。

在我的想象里,春天里的汪曾祺,总爱在田间地头悠闲地走着。他不是那种正襟危坐、对着春光吟诗作赋的文人,倒更像担个水桶到田间挑菜的邻家爷爷。他曾在《四方食事》里由衷地感叹:“踏青挑菜,是很好的风俗。人在屋里闷了一冬天,尤其是妇女,到野地里活动活动,呼吸一点新鲜空气,看看新鲜的绿色,身心一快。”这话说得实在,说得贴心,将我们从纷繁嘈杂的世界里一把拉到了松软的、散发着芬芳的春泥之上。

汪曾祺的春天,首先是舌尖上的春天,是可以筷子轻轻夹起、用唇齿细细品味的。他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心心念念的故乡野菜,荠菜、枸杞头、菱蒿薹子、马齿苋、蕪菜等等。他说:“野菜多半带一点苦味,凡苦味菜,皆可清火。但更重要的是吃个新鲜,有诗人说:‘这是吃春天’,这话说的有点做作,但也还说得过去。”

我仿佛看见汪曾祺先生来到高邮湖畔,蹲在沙洲边,寻找童年时爱吃的菱蒿薹子。在小说《大淖记事》里他说:“春初水暖,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菱蒿,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。”那肉丝炒菱蒿的清香,嚼之有脆声的描绘,这哪里是在写吃食,分明是在写一种感觉,一种融入了整个季节生命的感觉。

香椿树是乡村农舍房前屋后常见的一种树。汪曾祺对香椿拌豆腐情有独钟,称“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。”嫩香椿头,芽叶未舒,颜色紫红的,用开水一焯,拌上嫩豆腐,淋上几滴香油,那是“一箸入口,三春不忘”。

我的父亲也喜欢用香椿做菜,香椿拌豆腐、香椿炒鸡蛋都是我们贫瘠的童年时代吃过的美味。那时,老屋的院子里有一棵香椿树,春暖花开,香椿树抽出了嫩芽,紫红色的芽尖在春风中轻轻摇曳。父亲从外地回来总会搬来竹梯,小心翼翼地攀上去采摘香椿。树梢上的够不着,他就在竹竿上绑上一把镰刀去采割。父亲说,头茬香椿最香最嫩,如不及时采摘很快就会变老。我和弟弟站在树下仰着头,看他专注地挑选着嫩芽,阳光透过枝叶在他的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金黄的蛋液裹着翠绿的香椿在铁锅里翻腾,香气四溢。父亲眯着眼睛对我们说:“这就是春天的味道啊!”

如今,老屋的香椿树下再也没有父亲的身影。每年的春天,我都要在菜市场买上几回香椿头,或做香椿炒鸡蛋,或做香椿拌豆腐,和家人一起品尝春天的味道。

春天里的汪曾祺,常常会钻进果园里,看草木抽芽,看花开无声。他的眼睛是留得住美的,哪怕是极细微的事物。在果园里,他专注月令里葡萄的果色。“有人说葡萄不开花,哪能呢?只是葡萄花很小,颜色淡黄微绿,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。”在果园里,他也用心观察其它果树的花蕊。“都说梨花像雪,其实苹果花才像雪。雪是厚重的,不是透明的。梨花像什么呢?——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。”这描写美得令人心惊,将人间最素净的花,与天上最清冷的物体联系起来,便赋予了这满树的洁白一种超越尘世的、梦幻般的光辉。若没有一颗被春水浸润过的、被春风温柔过的心,是绝对想象不出这样奇妙的比喻的。

还有汪曾祺先生写春雨过后的枸杞头,不只写它的味,还写乡下女孩子提着元宝竹篮叫卖时的羞涩与热情,那吆喝声里都透着春雨的明净温柔。“枸杞头带着雨水,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。”在他的笔下,春天的草木、春天的果实、春天里的人,都带着一股子水灵灵的生气,彼此交织,共同构成了一个暖融融的人间。

然而,读汪曾祺,若只读出闲情逸致与口腹之欲,大约是辜负了他。他的文字,总在平淡处藏着深意。春天不只是自然现象,更是一种精神状态,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确认。我忽然有些明白,为何春天里人们总会想起他。汪曾祺的一生,并非总在春天里度过。他经历过战乱,工作生活无着时甚至想到过自杀,被错划过右派下放到艰苦的地方劳动。他说自己当了一回右派是“三生有幸”,要不然一生就会更加平淡。这话里藏着多少无奈,又藏着多少旷达!他将人生的苦酒,硬是用自己的体温,酿出许许回甘。他曾说“生活,是很好玩的”,这“好玩”,不是不知愁滋味的傻乐,而是在看透了生活的悲苦之后,依然选择去热爱它,去发现它缝隙里那些细小的、闪烁的光亮。

于是,当又一个春天来临,我翻开他的书,便不再仅仅是在寻找那些关于菱蒿、荠菜、枸杞、葡萄、梨花的美丽句子。我是在寻找一个人,一个在漫长而坎坷的人生路上,始终守护着内心春天的人。他用他的文字告诉我,无论身处何时何地,只要我们的心里还存着对希望的向往,对美好的期待,对寻常日子不灭的热情,那么,我们便可以像他一样,在这“刚起头儿,有的是工夫,有的是希望”的季节里,从容、温柔地活成春天蓬勃的样子。

春天里的汪曾祺,是踏青挑菜的食客,是静观草木的诗人,更是洞明世事的长者。他是一位将春天永远留在心里的、人们常常怀念的“走在自己路上的可爱的老头儿”。

“李大妈,阳春三月,天气不冷不热,我们去‘新马泰’玩一下吧?”李先生又一次笑着说。

“哪有时间!哪有闲情!哪有……”李大妈白了先生一眼,一连串的回话如机关枪扫射。

“李大妈”这个称呼,是去年底,李先生这样叫的。嫁夫随夫嘛,老公姓李,老婆自然就是李大妈了。

“该歇一歇了,辛苦打工二十多年,现在孩子也工作了,出去走走吧!”先生的话,一下子触动了李大妈,想想老公说的对。

“人生五十又开始。”先生接着说,“开始了,就到‘新马泰’走一圈吧。”

“其实,我也想出去转转,就怕外面不安全哦。”

“跟我走,你怕被卖掉?谁要你这个大妈!”

“你当我是草,我还把自己当宝